

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維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
球寶器也河圖本純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為禘古序字也是
圖緯故曰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
聽政王與思逸民賦曰左披文

以遺話講六藝之宏敷毛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德頌列仙
傳曰消子作琴心三篇 曉有餘暉
遙然留想曉溫貌莊子曰曉然似春
遙然留想所慮者深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
恩有如

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霜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
穆穆敬也 於是見君
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
子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
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

喪曰天王登遐西征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
賦曰武皇忽其升遐

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緘衣於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為放為太宰擇楚

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
虎賁三十人持劍焉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剛曰事有其物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論晉廷居注安帝

詔曰今權順所請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
曰淵寢疾上

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承有承

又曰疾大漸惟幾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
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

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
公擊驅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

趨知不加車之馭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恒動於下鄭玄禮記注
曰恒恐也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
同戚豈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忘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

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

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
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

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
謝慶緒答郝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然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然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

餐輿誦於邱里瞻雅詠於京國
左氏傳曰子產爲政與人誦之

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
禮記衛孔埋鼎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千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卓昭曰景鍾景公鍾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立石以表德
毛詩曰高山仰止彌爾其辭曰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其辭曰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與齊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見

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
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天鑑
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

瞻曜踵武前王
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

武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自贊之也尚書曰欽若

彭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仁洽兼濟愛深善誘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
春秋緯注曰逝去也
人而愈新用而不竭

惻悵餘徽鏘洋遺烈

楚辭曰心惻
恨以永思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五十八卷終



文選卷五十九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徐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文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斗數煩懣故曰頭陀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錄曰王簡栖琅邪臨沂人也右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
巧麗為世所重起家吳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

齊國錄事參軍排偶之細嗣時佛敎盛行簡栖亦厭食飲禪者皆曰簡栖
琅邪王巾製 當行第文氣終弱且論亦未暢元美評曰簡栖若貴珠璣如披帶之白在我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欲器焉
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剗也漢書

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空之所皆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況視聽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

心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也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之路

佛在毘邪離菴羅樹圍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
善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
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毘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然語

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
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

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上稱曰六位爻之文也

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言所以識物悟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太極者皆藉言
交六爻也繫繫

則稱謂所絕

辭也因爻以立
聲

形乎彼岸矣

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
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彼岸絕乎稱謂者
若引之而人有則

彼

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
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者其唯大乘 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爭無言無不爭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曰俯弘時務端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不可以學**

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周易曰入于幽谷不明也尚書

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烈烈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圓對謂有感斯對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今何適莫之足嬰 **是以如來利見迎維** 圓對謂有感斯對

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于難殊對而不干其一音稱物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 周易曰稱物乎施漢書曰蓋者宮商角徵羽也 **是以如來利見迎維** 託生王室 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其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太子名曰靜夫人曰妙 **憑五行之軌** 迎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憑五行之軌**

拯溺逝川 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衍文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氏傳曰楚子王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患賦 **八正之門** 此交際 維摩經曰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八正之門** 此交際 維摩經曰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略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玄關幽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玄關難啓善捷易闢戴逵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捷玄風暖以雲頰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寂然不 **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遙源濬波喻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 **行不捨之檀而施** 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則增愛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 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則增愛

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夫行慈者以衆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夫行慈者以衆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溥應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與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釋道安曰解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夫以明照物明

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夫以明照物明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

如是導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為多不

何止功齊塵劫乎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勸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切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

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

屣金沙左氏傳曰叔何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安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拔河一名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物惟恍惟惚王

金沙河也彌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言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

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逢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

不撓焚燒堅林不盡之靈無厭大矣哉峇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大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盤經曰佛以下學纏裹其身積聚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燃連

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

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文王既沒陵夷象教陵夷以違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夷已見上文

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委杜預左氏順非辨偽者比微言於日論禮記曰辨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

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是目論也於振頹綱俱

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即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玉弼曰幽深賢明也

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隆法雲於實際則

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剎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顯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實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實際實際也

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曜慧曰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是法剎剎曰蓋隨圓淨昭均明

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兩故曰慧曰又曰諸子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九十六種無著藩籬之固邪黨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

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嚴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云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周魯一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竝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桓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

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

金石圖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形丹青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也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苜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加對面焉後澄死之月

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城名破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付至京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付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

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爾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持不後還吳入剡王羲

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山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英人襄陽南遊荆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山遂居焉

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膺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方為左西右為右

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滌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秦華

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楊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郟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廢上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東望平臯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承曰衍珪璧其行

擁杖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言身從綠生綠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隨身業

而取緣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平三業既無三業誰

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離解感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

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禮

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賢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

曰猛鷲陸墟班荆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

龍潭水處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收元口大明淮南子

天高一丈而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

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

五

室周禮曰雍氏下土二人鄭玄曰雍弱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復為崇基表剎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

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即是釋迦牟尼佛大弟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節曾植擬九詠曰徒勤

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沈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徒闕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可為長太息矣

惟齊繼五帝洪各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

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

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實玄字智深明帝第三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

刑清於是乎在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

夏內使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謂王年幼內使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

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

因

氏傳伍員口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

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以養耳鄭玄曰韶

舜樂護湯樂也

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新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

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庀耳徒揆日各有司存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

海內清平朝廷無事語會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

競而不力爭巨邱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修除

象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

同楚辭曰下睥睨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紫

衛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

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資寶相永籍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

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

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

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饒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章昭言

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曰成其各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世彌積而功直身逾遠而名紹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

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髯平眾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雖蟲

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涉器千名含靈

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飲元命苞曰蚊行淳源

上派澆風下贖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深澤散林淮南子以溟為澆愛流成海情

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溟自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牛也言人皆沉於愛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

尼劉野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救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乃睠中土聿來迦

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

方便於三界火宅救濟眾生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

作病人即迴車慈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慈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慈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葶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

為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淥池** 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曰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祥河輟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也

水寶樹低枝 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木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頭陀經曰

雙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任易農尚書曰三苗於三危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 **金粟來儀文** 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殊戾止 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春秋元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象正雖闢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類曰闢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於昭有齊戒揚洪烈** 毛詩曰文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畧釋網更維少津重樞 僧祿師十二法門序曰秦希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 **釋網更維少津重樞** 聲於宇宙濟溺速於立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樞樞也音音商羽泄切叶韻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禪慧禪定智慧也 **倚據崇巖臨眺通** 楚辭曰忽臨眺夫舊

容 楚辭曰忽臨眺夫舊 **溝池湘漢堆阜衡霍** 言崇巖之高通經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城江漢 **無無武亭阜幽幽林薄** 毛詩曰周原無疆董荼如飴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以為池 **媚茲邦后法流是挹** 毛詩曰媚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維摩

曰林高誘淮南子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 左氏傳曰丹栢宮櫺又曰刻栢宮栢杜預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道生從三明生僧摩曰天眼宿命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 毛詩曰眷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象設** 辭曰葺之兮荷葢王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 **勝幡西振** 逸注曰葢葢屋也

羣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 **既闢睟容已安**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 **桂深冬燠松疎** 兵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 **夏寒** 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 **勝幡西振** 夏寒爾雅曰燠煖也

真石南刊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步石而旌之**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步石而旌之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步石而旌之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步石而旌之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步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係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千龍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

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會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星辰孝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

風雲身負日月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吹文萬機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

立行可模置言成範

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外發清明內昭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把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紀于地

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于天春秋漢合祭曰之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德無爽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

論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

軍麾命服之序監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水德

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遠國語注曰簡畧也

水德

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遠國語注曰簡畧也

水德

以極天代高
高未穩

上既云年日可
若以復述歲
年似手矛盾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

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旌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龍世拯亂之情獨用

懷抱廣雅曰龍取也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朝夕從容左

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

日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烈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蕭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起予聖懷發言

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

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

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

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

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具耀盛蒼神用事

精感爰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曆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

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

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

方青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侯各取方土置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

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

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協隆

二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

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庚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國語史點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

亮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光字文高每當直前暉後光

非止恒授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允

應劭漢書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

佩璽把劍增華謂目庶子而益其榮華也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

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宗謂為吳郡太守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錄焉以定法式輔弼純正以翼天子也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姑蘇與壤任切關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遷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

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辭綜注曰殷

最凡言大舉墳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

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上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

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濤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

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交祿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讓能舉于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梅尚書

無或敢伏小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疑獄

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

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

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

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

重推轂楚辭曰過者首而西浮王逸主曰及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矜帶中流地

殷江漢李九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南接衡巫風雲之路下世衡巫三江名吳郡

通西邇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鄙人杜預曰鄧今鄧州縣南江水之北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漢書田首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建庵作牧明德攸在

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庵以封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

之宄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史記臯陶曰

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書曰邑居不聞夜

吠之犬牧人不都鳥飭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龍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人為將

對甚王事恐未

無靡二字犯

無不句法同前

六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龍人齋自錢龍見勞來曰父老河乃自苦遠來肯對曰山谷鄙
老生未嘗到郡縣使時更徵發不夫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龍在會稽號
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
之為政也則沈猶氏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首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
不取朝飲其羊也

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
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
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蕭子顯齊書曰緡選
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寄隆儲端任顯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省故漢北軍中候
之官也漢書曰詹事奉官掌皇太子家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秀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川作領

績斯侯 蕭子顯齊書曰緡選
中領軍太子詹事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
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宄神臯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惟地之
與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

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孔臯會
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

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治水到大 **淵藪胥萃霍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
越上茅山大會計史更名茅山曰會稽

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 **鄂壑之內**

雲屋萬家 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
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甍 **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為盜未足云**

多 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群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
徵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勸音明 **渤海亂繩**

方斯易理 漢書曰上以籠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狀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許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蕭子顯齊書曰緡選
其下車作威更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敷化二郡威教

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杜預左氏傳注曰字大信也漢書
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上

以豐其澤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若父母靡飾每反行悲道法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

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

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百峭二峭也

西接曉武關路曾不盈千

漢書者義應劭曰曉山

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徼張栻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見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群

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為曰

傲法海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

賈逵國語注曰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

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李尤武功歌曰恩督治威令行首塗鶴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

義犬羊其來久矣

漢書名臣奏曰大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

凡向中用四寶
字必如箭矢
地義此標車
以輻方的若
去思一借如何
幸得未六朝
文每有此
四句複前

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首鼠疆界災靈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孫德共二禿翁何為首鼠秦惟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殘賊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醢一本木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醢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也

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幸甚

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魚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雖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蝗傷稼大牙絲

廢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令時郡國蝗傷稼大牙絲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問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居也左氏傳曰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亦服滿塗夷歌成淮南子曰三苗髮首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尚書曰鳥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音范曄後漢書曰益州

富商野次宿秉停菴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至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蜂蟻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

彊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波淮夷辟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騷

切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

富商野次宿秉停菴國語叔何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

蜂蟻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苗

蜂蟻弗起豺虎遠跡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范曄後漢書曰未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敢南牧東觀漢記曰未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

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孫德共二禿翁何為首鼠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

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殺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必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

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緡婁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壘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訢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

亡而意結

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

皇上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

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

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

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遭沈痾

世祖武帝滅榮緒晉書賈循跋曰勉膳焚突中使相望

愛懷備盡寬譬

世祖武帝滅榮緒晉書賈循跋曰勉膳焚突中使相望

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埒於道

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埒於道

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

毛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惡遇害上與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若此移年癯瘠改貌

與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天倫之愛振古

與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莫儔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

分命懿親台牧竝建

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

改贈司徒因諡為郡王禮也

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

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備書部特善玄言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貌李軌曰聲

輦輓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貌李軌曰聲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周易曰弦木為

對秋儲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以諸勝幽通賦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周易曰鳴謙貞吉中

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 思孝接 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 辨亡論曰接上盡盛德之

從事交 虛懷博納幽關洞開 鄒潤甫為諸葛楊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宴語談

笑情瀾不竭 毛詩曰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乎世說曰王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荀氏家傳曰荀彧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寶晉紀武帝 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 德行周備各重天

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 會不懟雷梁摧奄及 左氏

器敬每朝會罷坐而日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 豈唯僑終蹇謝與謠輟相而 傳孔

丘卒公誅之曰吳天不弔不懲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 已哉 僑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嗣之潘岳賈克誅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殺 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

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殺而云蹇叔亦詳潘沈之旨 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雷 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

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 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 魏都賦

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魏都賦

敝之天壤以顯元功 商 七詩商 是開金運祚始王筐 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上夏木殷金周火鳥

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王筐少選於而視之特選 三仁去國五曜

卵而北飛遂不及高誘曰帝天也天命警降卵於有戚氏女吞之生契 亦白其馬侯服

人房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周王 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 本枝派別因萊命氏 微子之後食邑

詩曰文王子孫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謂

先初食萊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士而命之氏 自茲

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郊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 以降懷青控紫 解朝以夕音拖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淮魏而東家為顯公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 載鼎載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 革有除有布 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高皇赫

矣仰膺乾顧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

諡策文曰光啓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 膺

洪祚慶流萬國 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瞻雲而 幾以成務覺在

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濟發楚辭曰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

曰清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未

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

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魯魏之闕也惠露霑吳仁風扇越王賡曰慶雲

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用簡必從日新

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若椒蘭也群夷春蠶蠶巖別嶂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

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群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望吾妻子以從王迴首請吏曾何

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闔澤迴首而內漢書曰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

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彼蒼如何與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維我四牡方馳六

龍頰纏毛詩曰為彼四牡四牡頰頰頰喻死也楚辭曰買鴻濛以東場兮維六龍

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頌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滄晏子死

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

王卒燕惠王疑殺殺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滿岳太宰魯公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左思七畧曰閻甲弟之

擯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輶擯至于上鄭玄曰擯輿也競羞野莫爭

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馮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無絕終古惟

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東首

塋園卽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家田也禮記曰孔悝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靈則致物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吳

春秋樂師謂楚王曰君王德可以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洪

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施女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斧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遜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係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不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末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颯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

貢見原憲原憲板藜應門欣欣負載在藁之味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魏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尚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晉鑿齒晉陽允才淑聞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

蕪沒鄭鄉寂寥楊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

敬女履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生鄉綏有君子軍皆異賢之

參差孔樹毫

想劉君葬父夫人乃合葬故用此等詩語

未成拱

皇覽聖賢家墓誌注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作粉維離五味饒檀之樹審人莫之識老子

曰合拘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泊

暫啓荒塋長倚幽隴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

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

國家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九卷終

文選卷六十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行狀用此體猶稍為得宜典腴鍊密亦自耐觀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始庶

孝始人倫

忠為令德

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專君子曰忠為令德

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

群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

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樂分龍趙詩析齊韓

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各定渤海人

此亦六朝常套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
譽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
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陳農所未究河間

得書多與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昔沛獻訪對於雲臺

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封具自封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亢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

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亢戶大雨將集蹇良下坎上艮為山大為水出雲為雨蟻亢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亢者故以蟻為典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典領淮南取貴於食時

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茂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龜

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攸之師武義至夏曰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唯昨跋扈尚書曰非台宋鎮

小子敢行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車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竝鎮益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變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與兵鎮壽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代沈約宋書曰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齊王太子奉

晉熙王變鎮壽陽之益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

德論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喻書記

翻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

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聲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

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敕子昆曰大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命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選眾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

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

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

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

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漢書曰倪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

巫覩正風而化俗

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賈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

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筮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

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

谿谷之間篔簹竹之中范曄

邪叟忘其西昊龍邱狹其東臯

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

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誅曰日昃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邱者隱居志不降

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

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轎詣府門願

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于里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

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子之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

表曰情山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廣雅口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解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故

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線非隆殺之要

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薨哀斬衰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旌之容樂之末哭泣緣經隆殺之服哀之末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徙戚里內

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為社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政其一軌俗備五方

漢書曰方維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

范曄後漢書曰范曄字彞之汝南人故也政其一軌俗備五方

漢書曰楊迪為雲臯載穆轂下以清

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卷六上疏曰辭宜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革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

陵太守郡境曰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

接壤素漸河潤

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見驛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

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

漢書曰龍勒禮曰凡軍事聚擽鄭玄曰擊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擽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朝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闕外關門之闕朝旨以

朝旨以

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過筵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

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

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闢玄徒敷敷五教在竟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闢玄

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少經曰玄門混沌難知係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多闡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

應若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奪金恥訟蹊田

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且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

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僕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茂九錫文曰

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以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

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叙王隱晉書詔曰今

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

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樂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

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

聽政近臣盡規管中與書冊陶歸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

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編戶殷阜

萌俗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

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鄰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今執云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

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下棺謂之負圖武皇晏駕

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且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爲晏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視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

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日與蕭子顯齊

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蕭傅

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縵與傅寬同傅寬無不趨之言疑在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奉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竝奏疏繫上身沒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天不慈遺梁

岳顏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夏天不雨不慈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逢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顛乎某年某月日薨春

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欲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

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外備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

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香出所上殿下狀依

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田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段大夫死秦國

之令典追遠尊戚泐情之所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泐也鄭玄注曰泐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大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

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冠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瞻瞻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禮記曰祭統曰五教克宣及五

任均負圖先領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誥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寄重先顧毛詩曰

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

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共其雍熙天不慈遺奄見薨落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哀慕拙割震動于厥心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鶴鳴虞虞之德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見上文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百揆惟穆

公舉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前書曰謀及于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此下稍燕

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禮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

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

纛漢書曰紀信乘三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輜輶車輜輶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文穎曰如今喪輜輶車前

後部羽葆音係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

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

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魯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

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他人之善若已有之尚書穆

之有技若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方於事上好下規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

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女子曰夫抱順効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劭曰今權官手握王爵見未嘗鞠人於輕

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歎人有

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後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華袞與緼縷張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達華袞猶朱其絳韓詩子路曰魯

刻鏤為山梳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志應據步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錡軒冕以東國若即園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山洛水協應叟之

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乃依林構宇傍巖知壺人爭且緹幘與

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高人何點躡屩於鐘

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

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

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

改衛語直是
點金作鐵

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料
修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料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
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子實晉紀何曾
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屈以好事之風由其趨

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
見叔為好士於上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并
丹字大春扶風
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
戚貴盛乃詭五王末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切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蕪菜之食丹
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鴈門
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任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
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
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
雲喬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
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係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
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下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
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備百行也

遵衿禱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修禱於衿結禱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祝也勉之
以之毛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
韓也
以吉象天申之以綱戒

非直日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
遇大聖知具解者是且

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
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
王儉為九言序贊**山**

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

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

好德愚竊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
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驟不追鄒析
書曰

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集莫不有述
家語謂高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

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
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為不祥**弟屈原曰
逢時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綿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

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

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

也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論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

孜無怠孫卿子曰是以謂以已為物役矣尚書曰禹曰予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

父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义滅則我法滅是故

眾僧於聖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各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

身誓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

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竝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弘洙泗

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鄰之曰洙泗大

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又善顯嶺之請

至誠懇惻顯嶺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

范寬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無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乎屈原文井片視鵬賦稍見有騷人之致氣甚其家蕩詞亦現奇弟述意太

分明便覽近今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大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關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各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悲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連湯往側聞屈原兮自沉汨

羅韋昭曰汨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造託湘流兮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乃墮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鳴臯翔翔關其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關其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

賢聖逝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世謂隨夷為溷

莫邪為鈍兮李奇曰路魯之盜莫邪為鈍兮

鈇乃為鈇漢書音義曰鈇謂利也息鹽切

使于將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一曰莫邪莫邪于將妻之名也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身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曰大瓠瓢也騰駕罷牛驂寒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甫

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

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我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

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之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昧蝮蛇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蝮蟻應劭曰蝮蝮水蟲食人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宜尼見娥邱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使騏驎呼

得保而羈兮豈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

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健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

也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懼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惡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

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鳳凰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如

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

蓋也史記擊字作翻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祥也

彼尋常之汙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

尋常之溝汙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今固將制於螻蟻管灼曰小木不容大魚

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言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

切鱣音尋葍子庚系楚謂弟子吞舟之魚傷而失水則螻蟻能若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

不問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并序大約以微詞寓刺序儘有隋諸弟未甚立倉老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濬子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愜

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

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壺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

漢書曰作麒麟是若
騏驎正馬
係之物何得云無

故乎甚勤昌
黎我我往此
信也

排諸作態快
在此不甚若
亦在此

人家妙

玄曰宿草
謂陳根也
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

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

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

而不免卑濁之繁尚書曰高明柔克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之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光于

四表者翳乎蕞爾之上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彥曰諺雄心摧於弱情

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速跡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嗚

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

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太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經國之略既遠隆

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

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紿汝因泣下魏略曰太妃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

支弟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益太祖奔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各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

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

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蕭公力婉功毛詩曰綢繆東又曰吾婕妤妓

人皆著銅爵臺魏注曰建安十五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鄭玄禮記注曰

朝晡上脯精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吾

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基飾以組連以珠

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

傷乎今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

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

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

繫於外物畱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

遂憤懣而獻乎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按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極遠周失其馭蔡邕釋論曰王途壞人極遠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

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談神龍之淵潛族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

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績行也

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臨而不成列天贊我指八極以遠略必翦

焉而後綬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前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

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掃

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清毛物喻屬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不大

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

光宏晉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將覆篲於浚谷擠

為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善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苟理窮而性盡

豈長算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

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

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人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當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

尼之駕稅矣李惟降神之倏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

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

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者也論語曰子畏於匡

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

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者也論語曰子畏於匡

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

魏宮正殿為文昌殿故云注非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
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祚方滋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發液以類相感 雖龍飛於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周曰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賦曰龍飛白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

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阻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

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廖彌四旬而成

災毛詩曰宅是鎬京其寶戲曰周望飛動於渭濱尚書曰克商二年王自疾弗詠歸塗以

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

有峭澗思玄賦曰迴志揚求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

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溫而不殘每因禍以履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

也時移切文曰禮安迄在茲而蒙昧慮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

痛沒世而永言揚冠子曰從祀委命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積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喻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

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孟子曰嘔瘁而言嘔瘁謂人嘔氣衝襟以

嗚咽涕垂睫而洄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與流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靖寐戰彌天平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

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瀾峇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援真容以甚渠悔雖

在我而不滅言為履組及分香藏衣裘是引負各之道故為可情內顧之纏緜恨

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彭昇書曰紆廣念於履組塵清

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

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

曰感容稱其服楚辭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患而不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

曰長太息以掩涕

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患而不亡

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

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椽椽俯察九

筵其器皆存而不視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響像音影之異各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

像孫卿子曰下和上響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以

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亦

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

必藏也魏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上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

字林曰貯長貯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晞古以遺繫信簡禮而薄葬

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類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備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

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嗟大慈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言情苟存乎大不能忘故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 并序 印事寫東調登日而語後句之醒快真是妙作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祭軍義康

修東府城城壘中得古冢為之以羣使惠連為祭文雷信符成也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月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

無封域不用埴甃毛長詩傳曰埴甃甃也今謂之埴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尚山之尾鑿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漢書曰棖以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撥

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其燕節及梅李核瓜瓣

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謂說文曰瓠瓜中實也銘誌不存世代不可

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

漠君之靈奈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壘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

棺在茲拾畚悽愴縱鐻漣左氏傳曰宋災陳奮掘杜預曰奮音龍也奮音本掘居局切爾雅曰鐻謂之鐻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

助也曰而語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李益或醜醜爾雅曰益謂之缶又曰醜謂之醜郭璞曰醜傳餘節瓜表遺犀

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哀婦賦曰潛靈幾載其不反為壽為天

寧顯寧胸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土何斯齊毛詩曰日墟不可轉壘不可避黃腸既

毀便房已積循題與念撫備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各一具蘇林

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家牖中室也塲若曰備木茨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遷射聲校射射聲營舍有停棺不墓百餘所衰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

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衰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

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無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祠骸府阿掩路

家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數縣蒸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路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輪移北隍窆窆東

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見左氏傳楚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窆墳即新營棺

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敬遵

昔義還耐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禘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髮髯

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祭屈原文沈約宋書曰張邵恭承帝命建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恭承帝命建

旃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祭屈原文沈約宋書曰張邵恭承帝命建

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祭屈原文沈約宋書曰張邵恭承帝命建

之靈王逸楚辭片曰屈原與楚同蘭薰而摧玉纈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孟子注曰白玉之性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

昭懷不端蘇秦姓莘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

曰明潔解白球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楚詞曰若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巨懷溫風急

昭懷不端蘇秦姓莘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

昭懷不端蘇秦姓莘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

結二句有滯
致意稍涉

端受業不敬此
屬太休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茂椒蘭
史記曰楚懷王既歸屈平秦不令張儀事楚有取
王欲與懷王會欲行也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
以漫論分極又欲充夫佩纒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詩兮羌無實而容長王
弟司馬子蘭也
身絕野關跡徧湘干
詩傳曰干崖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逸楚辭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黃鸞龍鸞以託君子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金石樂也
如彼樹芳實穎實發
屈原輝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周
易

祭顏光祿文

顏光祿即以疎俊之詞述哀自是起現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
沈約宋書曰孝
建孝武年號也
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尚書曰樹德務
立也清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思玄賦
遠以騰聲
義窮幾象文蔽班揚
班固揚雄也

性婁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婁直以
身身今婁猶直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才通漢魏譽浹滄沙
漢書
言服爵雖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共波猶連
波以喻多
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
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
舉汝南人也出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逸翮獨翔孤風絕

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漢書班固曰式號式呼大雅所流連劉
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
毛詩曰明
發不寐
心悽目泣情

未凝歸神太素
列子曰太素
者質之始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
娥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
婦娥以兩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

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
楚辭曰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
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
去此而死乎艾且梁邱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

非獨昊天賦
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以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語諷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賦

非獨昊天賦

非獨昊天賦

非獨昊天賦

非獨昊天賦

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以此忍哀敬陳奠饋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廟

六十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